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  
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  
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  
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

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  
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召入禁林府  
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  
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  
上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  
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豐  
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  
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  
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

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  
事急矣保宗社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  
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  
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  
軍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  
尙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眾  
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察  
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  
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

耳竈火已然尙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  
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  
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  
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  
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  
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  
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上前得貸死知應  
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  
由是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按察

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厯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以九年二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卽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曾某孫志遠高某孫

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寘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占庶

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  
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  
清式簪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  
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  
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  
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

句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卽葬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漠沂以架閣君旣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

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

婚媾之用俄撫髀喟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剗犀刺  
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當必  
有所遇卽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  
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  
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  
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  
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  
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浙  
江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公以元勲碩德方領院事察

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  
嘆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  
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  
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  
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  
交有田二十頃餘旣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  
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  
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

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  
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  
覽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於市處之猶  
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卽日解印綬而歸居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  
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  
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廉  
勞氏諱觀漠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宰物

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  
及有疾猶扶憊東面叩頭再拜遇漠沂慈甚媵人報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  
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  
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烝兮能  
順皎皎兮弗涅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滅也考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

彥貞甫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此  
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  
一日時縱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  
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  
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卽合食  
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

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  
躬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  
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  
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烏敢私也察其  
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  
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  
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